

# 臺灣流傳的劉伯溫識〈救劫碑文〉探溯

陳學霖

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

王見川

南台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 小 引

劉基 (1311–1375)，字伯溫，浙江青田人，是近世紀中國的一位偉大政治思想家、卓越的謀士和學者，又是一位被小說家和民間極度渲染附會神格化、在現代社會仍有很大影響的傳奇人物。總的來說，劉基在歷史上有兩面形像。在官史和文士的記載中，他是明太祖朱元璋 (1368–1398在位) 的帷幄謀臣、機密軍師，學富五車，精於韜略兵法，屢屢參與戰事，出奇制勝，為明朝的開國大業作出重要的貢獻，在後代有高度的聲譽和正面的評價。<sup>1</sup> 但在明代中葉以來民間的傳說裏，劉基以其字伯溫知名。他通曉天文、曆數、星相、占卜、勘輿，逆知未來，留下〈救劫碑文〉，撰作《燒餅歌》預言六百年後的天下命運。近代北京坊間還宣揚他仿照哪吒童神形像畫圖，建造「八臂哪吒城」，此傳說至今仍膾炙人口，流傳不衰。

筆者一向究心於劉伯溫的神化問題及其對近現代中國社會的影響。上世紀六十年代中期，在美國普林斯頓大學研究院撰寫博士論文，便以〈劉基：一個中國皇帝謀士的兩面形像〉(“Liu Chi [1311–75]: The Dual Image of a Chinese Imperial Adviser”) 為題，鉤勒史傳文籍、筆記小說，及參考一些西方人類文化學者對「大傳統」(Great Tradition) 和「小傳統」(Little Tradition) 的討論，去探索劉基在小說稗聞和民間信仰

---

<sup>1</sup> 近人著述如劉德隅《明劉伯溫公生平事跡拾遺》(臺北：自印本，1976年)、郝兆矩《增訂劉伯溫年譜》(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0年)及郝兆矩、劉文峰《劉伯溫全傳》(大連：大連出版社，1994年)，皆極推崇其功業學行；但楊訥近作《劉基事跡考述》(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4年)則多貶詞，認為伯溫聲譽名過其實，不宜過信小說傳聞。

的神化過程。隨後發表兩篇關於劉基在史籍和小說中的造型，特別是萬曆講史《英烈傳》對其神化的催生作用，為以後繼續發表的中英文論著奠下基礎。1998年我在《北京社會科學》發刊的一篇短文，已將個人對劉伯溫傳說研究的機遇和成果作了介紹。<sup>2</sup>

我的劉伯溫研究集中在兩個課題，一是假託他的大名杜撰的《燒餅歌》預言書的來歷和影響，二是北京盛行的劉伯溫製造「八臂哪吒城」傳說故事的始源和演變。關於前者我已發表過幾篇開創性的論文，如〈讀劉伯溫《燒餅歌》〉、〈劉伯溫《燒餅歌》新考〉及〈東瀛刊行的中國預言書述評〉等。至於後者，亦已有成果，包括兩篇論文和一本專書：《劉伯溫與哪吒城——北京建城的傳說》，把這個謎題交代清楚。<sup>3</sup>當代學者闡論《燒餅歌》的不多，除卻大陸的民間教門、會黨史研究名宿李世瑜教授外，便數到臺灣的友人王見川博士。王博士現任教臺南南台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潛心中國民間宗教信仰及文化，近年致力編纂明清民間宗教文獻，並深入研究預言讖書，已發表兩篇論文：〈劉伯溫傳說與《燒餅歌》：兼談《鐵冠圖讖》的形成〉及〈《推背圖》、《五公經》、《燒餅歌》及其他〉，都能提供新資料，特別是大陸及臺灣的政府檔案文件及臺灣報章，因此成績斐然。<sup>4</sup>

我對王博士的研究甚為敬重，他檢出的日治臺灣報章有關劉伯溫《燒餅歌》的評論及近代臺灣省警務檔案收錄一貫道信徒在高雄集會傳佈的〈劉伯溫籤〔讖〕〉（一稱〈救劫碑文〉）等資料，對深入研究劉伯溫傳說，特別對了解這位歷史人物的傳聞在

<sup>2</sup> 見 Hok-lam Chan, "Liu Chi (1311-75): The Dual Image of a Chinese Imperial Adviser" (Ph.D. diss., Princeton University, 1967); id., "Liu Chi (1311-75) and His Models: The Image-Building of a Chinese Imperial Adviser" (1968); "Liu Chi (1311-75) in the *Ying-Lieh Chuan*: The Fictionalization of a Scholar-Hero" (1967), rpt. in Hok-lam Chan, *China and the Mongols: History and Legend under the Yuan and Ming* (Aldershot, Hampshire: Ashgate Variorum, 1999), VII, VIII; 又見陳學霖：〈關於劉伯溫傳說的研究〉，《北京社會科學》1998年第4期，頁44-48；重刊於陳學霖：《史林漫識》（北京：中國友誼出版社，2001年），頁276-85。

<sup>3</sup> 〈讀劉伯溫《燒餅歌》〉、〈劉伯溫《燒餅歌》新考〉及〈東瀛刊行的中國預言書述評〉三文已收入《史林漫識》，頁286-393。《劉伯溫與哪吒城——北京建城的傳說》一書於1996年由臺北東大圖書有限公司出版；作者其他有關建造北京城傳說的論文見《史林漫識》頁212-17所引。

<sup>4</sup> 李世瑜教授以專著《現在華北秘密宗教》（成都：華西協合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1948年；臺北：古亭書屋影刊，1975年）成名。李教授最近有關劉伯溫《燒餅歌》的著作為《三教應劫總重總觀通書》初探，《臺灣宗教研究通訊》第六期（2004年），頁261-318。王見川博士的論文分別刊於《臺灣宗教研究通訊》第四期（2002年），頁161-94；及他與車錫倫、宋軍、李世偉、范純武共編的《明清民間宗教經卷文獻續編》（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2006年）的〈序言〉，24頁。

大陸以外地區的流變甚有價值。基於共同興趣，因此邀請王博士就此課題與我分頭探索，合撰一文，欣得他的同意，這便是本論文的來由。在分工方面，我草擬部份導論及介紹資料（據王君鴻文摘要）及〈劉伯溫籤〉內關於《燒餅歌》的分析，王博士則負責處理識文內的〈觀音佛母下降訓〉部份及其他有關臺灣民俗信仰的問題及全文的結論，作為合作研究的第一步。

陳學霖識。2006年5月

—

統觀劉基神化的演變，從正史上明太祖的帷幄謀臣、機密軍師、學富五車的學者，搖身一變成為近代民間未卜先知的半神仙，遺下識言〈救劫碑文〉預測天下後世事故的大預言家，其間過程非常錯綜複雜。本文作者對此命題已經分別詳細探討，在此不贅。須要注意的，劉伯溫的神祕面譜，雖然在明代後期誇張的程度變本加厲，但到清中葉託名撰作的《燒餅歌》形成後才奠定他的造型。這本近世中國最著名的預言書，據說是當時為大明護國軍師的劉基，應明太祖詢問身後的天下國家命運，預測自明初至民國這幾百年所發生的朝野大事而作，許多都被他一一測中，後來好事者更增添注釋，將識言與當代的時事附會，進一步證明預言應驗。《燒餅歌》由此成為膾炙人口的識書，對戰亂動蕩的中國社會產生很大的影響，迄今在中、港、臺及海外華人地區仍然流通不衰，延續劉伯溫在現代華人世界的魅力。

今日普及本《燒餅歌》有單行本，與上世紀三十年代在上海刊行的《中國二千年之預言》，或香港坊間編印的《中國預言（五）（七）（八）種》各種附載本。這些本子係據舊本編印，如陳學霖寓目的光緒間成都某書莊刊行，題名《劉伯溫·燒餅歌》的便是其中一種。此外，較早出的本子又署別名，如許地山舊藏1911年（原署黃帝紀元四千六百零三年）在日本東京由革命份子刊行的便稱《帝師問答歌》；而王見川收藏的光緒二十三年（1897）珍本則冠名《劉先生〔劉伯溫〕金柜錦囊》。後二書與今本《燒餅歌》內容相同，但文字比較粗陋，而《金柜錦囊》的注釋與其他各本略有出入，反映其書抄胥頻仍，流傳廣泛。

《燒餅歌》書名出明太祖召見劉基，時太祖適食燒餅，見基入以碗覆蓋，問是何物而基答中，太祖驚異，即問天下後事如何的故事。基一一作答，據說預言的明代事，如「靖難」之變、英宗北狩、魏忠賢亂政、崇禎亡國等都應驗不爽。所言皆以拆字方式綴成詩句作表達，每詩談一事，下有小注說明預言應驗。《燒餅歌》言明代事採自當代稗乘，所以比較詳實，但言清代事則較隱晦恍惚。除卻朝代的遞嬗外，所言各朝事遠不及明代的詳瞻，若果無小注注明年代，則難知所指喻。今本小注止於光緒，可由此推斷成書時代的下限。就內容而論，《燒餅歌》充滿濃厚民族思想及反外族政權意識，這從內文「胡人」或「胡」字的屢屢出現可見。在預言

明代事故時「胡人」指蒙古餘孽，但在清代時則指滿清。預言有多處言胡人敗亡，最矚目的是：「帝曰：胡人到此敗亡否？」「基曰：未也。」「曰：手執鋼刀九十九，殺盡胡〔案：較早版本有作「韃子」字句〕方罷休。」「又曰：胡人至此，亡之久矣。」由此可推測壓卷的作者可能是反清復明的革命會黨人士，但是全書可能經多人之手和經歷幾個階段始完成。由於資料有限而且記載駁雜，許多關於作者及文本流傳的問題仍未能取得結論。

現時可知的是，根據明人鄭曉的《今言》和顧起元的《客座贅語》，今本《燒餅歌》脫胎於明初鐵冠道人張中撰的《蒸餅歌》，道人亦應太祖的詢問未來天下大事，其食餅故事與劉基所傳相似。遺下讖言稱《鐵冠道人歌》，有云：「壬寅閏五龍出海，壬午清蛇火裏逃。」前者指太祖駕崩，後者喻建文帝出亡，其他不詳。《蒸餅歌》一直流傳，但是原來的內涵如何不可知，今傳的抄本包括上面的兩句讖言，其餘甚為玄虛隱晦，疑係後人增補，有幾句與《燒餅歌》相似。今本《燒餅歌》諒編於同光之間。光緒末年金陵王柳門撰《劍青室隨筆》，說他寓目的《燒餅歌》有稱張中撰作，而《蒸餅歌》一傳張中卻又謂出劉伯溫之手，傳本皆紊亂不可究竟，由此可見問題的複雜。最近李世瑜於山東寧津縣發現《三教應劫總觀通書》，內裏抄錄與《燒餅歌》內容接近的《劉伯溫先生時世歌》，及朱元璋與劉伯溫對問的《謠讖》，其書主體成於乾隆晚期，係圓頓教信徒劉冰編著，但書中與劉伯溫有關部份，係後來流傳附加，究竟何時所作，尚待考證。尤其它與《燒餅歌》的實際關係為何，尚需進一步研究。

## 二

劉伯溫的預言傳說，不但在中國大陸風行，而且蔓延到臺灣以及海外華人的聚居地區。臺灣在清末被日本統治以後不久，報紙已出現有關劉伯溫讖言的報導及討論。

明治三十一年，即光緒二十四年(1898)11月20日號《臺灣日日新報》漢文版刊登一篇標題〈古今參考〉的短文，解釋劉伯溫讖言與近日時事吻合的消息。其文云：

試觀中國前賢劉伯溫織諱〔讖緯〕清國隱語，近今氣運是值「二四一旗難蔽日，思念遼陽舊家鄉。東拜斗，西拜旗，南逐鹿，北逐獅，分南分北分東西」。此天數註定，如《孟子》所謂「順天者存，逆天者亡」，可不慎歟。試思「二四一旗難蔽日，思念遼陽舊家鄉」，此兩句既於光緒乙未〔二十一年(1895)〕、丙申〔二十二年(1896)〕年經驗過了。「二四」之數是八之數，再加一數是九之數。清國滿州官分八旗，中國官入一旗，合成九旗之號。「難蔽日」之說是抵敵日本不駐〔住？〕，難以遮蔽也。遼陽之地，是滿州人之舊家鄉，因丙申年被日本官軍紮住，而光緒君思念遼陽不甘心，乃割臺灣以易之，並賠兵費，同立和約也。

現時正值「東拜斗，西拜旗，南逐鹿，北逐獅」此四句，試靜思熟察。古之米斗形體，四方中加一斗梁，此斗之形體似日字之形體。現今日本之米斗亦然。想此「東拜斗」之說，必是向東方拜託日本也。美國之別名「花旗」，想此西拜旗之說，必是向西方拜託「花旗」也。鹿身毛色有雜文合成，一鹿之名如數十小國，合成一國之號，想此「南逐鹿」之說，必是在中國南方驅逐雜湊之國也。就獅字分言之，即 犴 師 二字。北方有犬戎之國，想此「北逐獅」之說，必是在中國北方驅逐犬戎之師旅也。由此觀之，可知數百年前之賢人，能前纖諱百年後之世事，即是天數註定，非人所能改易也。〔下述戊戌變法之事從略。〕

康有為先逃往香港，與英美人問答，千言萬語，皆是懇求英美兩國代維新黨復仇，並保護光緒君等詞。至九月初十日，康有為又逃往日本神戶，日本長官派船出口外迎接入國。由是觀之，則「東拜斗，西拜旗」，其形跡顯然而可見，此天數之決定難移也。而臺灣眾民無論前為清國民，今為日本民，即如祖為明朝民，孫為清朝民，均是為民也，皆無或異。自古以來，錢糧租稅何代無之，宜順天命而已。如《孟子》所謂「順天者存，逆天者亡」，當知戒慎，退自儆省，乃無後悔莫及之患也。<sup>5</sup>

《臺灣日日新報》是日據時期臺灣發行的半官方報紙，創刊初期不時刊登清朝政治及社會動態的消息。〈古今參考〉透露幾則信息：(一)光緒二十四年中國、臺灣都流行標明劉伯溫的識言；(二)此識有「二四一旗難蔽日，思念遼陽舊家鄉」等語；(三)日本官方用劉伯溫識言來印證臺灣割讓的正當性。

那麼，臺灣流傳的劉伯溫識言是甚麼呢？稍後《臺灣日日新報》中的〈識言辯誣〉提供答案：

世皆以《吃餅歌》誣為明代劉伯溫識語，競深信之，尤每樂侈談之。而於其中所言，與時事稍可附會者，則盛稱為語已明驗，幾欲奉為箴銘。而於所言大不關涉時事者，亦思勉強曲解，穿鑿支離，以求吻合乎其說。甚至有將歌中所言，專附會指臺灣事者，臆說抑復可笑。夫《吃餅歌》全文，蓋當長髮匪徒，擾亂清國之時，其偽軍師方始假託、謬造，以期蠱惑乎眾心者也。何以見之？清國老學究常言：此偽識文，同治以前，雖極博者，未嘗得一見之。迨同治初年盛行於世，即粗識數字之人，亦得熟覽而傳鈔之。豈其真有刊金石，埋口大澤深山，至同治初乃發見乎？抑自明代有原文留於宇宙間，年湮

<sup>5</sup> 〈古今參考〉，《臺灣日日新報》漢文版第百六十六號，明治三十一年11月20日。此資料係王見川君首次徵用，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何漢威博士遠道檢示，至為銘感。

代久，無人能曉其為讖書，置諸不傳，至同治初方有能傳之者乎？被惑者何莫思之。且其歌中語多俚俗，雜亂無章，以精術數之名賢，欲料天下事於後來，決不至如是陋。

若謂因明祖吃餅，相試射覆，始並讖之，其說亦近不經，即君臣偶如此諧謔，則其所預料者，當惟語之以明事，何必並及清事？既欲兼料清事矣，何以自清國初以迨同治踐阼，所暗指年號等情，已往者皆能符合，而自同治踐[阼]以後，則所言之意，一味暗指大亂、民不聊生，使閱之者，動邪心以不靖，究無一語，能確符年口等情。其中有「二四一旗難蔽日，思念遼陽舊家鄉」等語，亦只言眾旗人不能護主，常思逃還滿州，立意在謗清將敗以搖人心。適近今事，偶可以之附會，豈其語有足憑哉。夫治久無不亂之邦，自古以然，即非智者，亦能逆億，而氣運如何究竟，則非哲士不能知。彼惑世之文，傳諸國勢不振之秋，固不必無片言偶合，而必謂其言果屬讖語，則誣甚也。噫，亞洲南部，當此時氣運寢衰，人心方慮易動，復何堪此無稽之訛言，傳遍天下，舉世俱被其惑，競喜述口強解之以相駭聞，而我臺人且欲依其言以謗臺事，有心世道者，烏能不辯其誣也歟。<sup>6</sup>

由此可知此劉伯溫讖言叫《吃餅歌》，其內容「謂因明祖吃餅，相試射覆，始並讖之」。

根據以上所述，從作者、內容與名稱三方面來看，劉伯溫《燒餅歌》可能直接由《吃餅歌》改稱或演變而來。若不然，至少在劉伯溫《燒餅歌》流通之前或同時，另有一性質、內容近似的《吃餅歌》流傳。〈讖言辯誣〉的作者認為：劉伯溫《吃餅歌》的作者大概是「長髮匪徒，擾亂清國之時，其偽軍師方始假託、謬造」的。王見川曩作記述謂在嘉慶二十年(1815)方榮升「逆案」中，發現方榮升除捏造劉伯溫錦囊示諭外，亦收藏不少讖書，包括「《姜太公纂定萬年圖》，……《歷代興廢推背圖表》，……復有《東明律》，《咬餅歌》」，由此看來，或許在《吃餅歌》之前，有一託名劉伯溫的《咬餅歌》流傳。此則記載增進我們對《燒餅歌》流傳的認識。<sup>7</sup>

〈讖言辯誣〉一文主要是針對〈古今參考〉解釋劉伯溫讖言《吃餅歌》的消息。〈古今參考〉的作者將「二四一旗難蔽日，思念遼陽舊家鄉」注釋為光緒二十一年清廷割讓臺灣贖回遼東，以此來勸喻臺灣民眾順應天意，效忠日本，按時繳稅納糧。該作者的用意，從發佈的時間來看，可能是想藉民眾相信讖言，來平息或降低臺灣人民對日本統治者的反抗。而〈讖言辯誣〉的作者，則看出讖言的「雙刃」(double-edge sword) 性質，稍有不慎，也會讓別有用心人士曲解來動員群眾，反抗政府，故此立即投書加以駁斥。

<sup>6</sup> 〈讖言辯誣〉，《臺灣日日新報》漢文版第一百七十六號，明治三十一年12月3日。

<sup>7</sup> 王見川：〈劉伯溫傳說與《燒餅歌》〉，頁179。

從現存資料來看，當時臺灣除《吃餅歌》，似乎也流行《燒餅歌》，著名買辦兼士紳李春生即在其《民教冤獄解》中提及《燒餅歌》是預言書。<sup>8</sup>此外，在臺灣的苗栗地方，我們也可以看到庚子年(1900)士紳吳簧方在抄錄〈劉伯溫碑文〉：

越老越好，越少越好。  
越有越好，越無更好。  
不用去不用來，兩人共著一雙鞋。  
活的背死的，反將活的埋。  
四馬拋上山，只有籠頭卻無鞍。  
兩傍善人解得破，家家清吉保平安。  
白了頭，核了桃。糊塗了糊塗了，八月十五鬧元宵。  
亦非神亦非仙，吾孫橫口來傳言。  
有人解得破，一家大小免災殃。  
天翻地翻人翻水翻石翻，壬午不算，且看癸未賢。  
善好行，善好作，早把五經看，惡者眼前難保。  
不存好心，生死在眼前。  
五谷種高山，平地起火煙。  
東搬西搬南搬北搬，搬來搬去無人煙。  
詩曰：  
斗牛又被斗牛牽，離了斗牛斷火煙。  
若問黃巢幾時現，但看明年三月三。<sup>9</sup>

日本大正四年(1915)6月，臺灣臺南廳爆發「西來庵」抗日事件。在臺人對殖民地統治者的民族抵抗運動歷史而言，這是第二階段的第二次。這次領導者是生於阿緱廳的閩南人余清芳(1879-1915)及其同志，參與者數千，都是鄉村農民勞苦大眾，從7月初開始攻擊至8月22日余清芳等被捕為止，維持了近兩個月的武力戰鬥。事後被判死刑者八百六十六名，有期徒刑者四百五十三名，行動的壯烈轟動一時。<sup>10</sup>在此事件中，革命者余清芳等人，正是託言劉伯溫預言日本政府統治臺灣

<sup>8</sup> 李春生《民教冤獄解》(福州：美華書局，1903年)云：「客又曰：依先生上文指證，是教之預言也，神驗靈應，勝於劉伯溫《燒餅歌》。」(頁27)

<sup>9</sup> 庚子吳紹箕手抄《沙坪飛龍洞雜記》〈劉伯溫碑文〉，感謝陳運棟先生提供此資料。

<sup>10</sup> 此事件的經過詳見林衡道(主編)、程大軍等(編譯)：《余清芳抗日革命案全檔》(臺中：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74年)，第一輯第一冊第一篇〈余清芳事件的全貌〉，頁1-32。關於西來庵事件的最新研究，見 Paul R. Katz (康豹)，*When Valleys Turned Blood Red: The Ta-pa-ni Incident in Colonial Taiwan* (Honolulu, HI: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2005)。

已告結束，臺灣人民應該起來驅逐他們。現由臺灣省文獻會漢譯所藏日治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的《余清芳抗日革命案全檔》，便有一則由當時的民刑課長中柴呈上的報告：

為陰謀事件〔日人以稱此臺人反抗行動〕由

昨〔六月〕三十一日職至大墩派出所巡視，途經西大墩帝國製糖輕便召車起發站，偶遇原萬斗六派出所巡查林潭等，求與職密談。據稱：「本月三十日夜適彰化南門口馬祖巡守至犁頭店街，為酬神演臺灣戲，余前往觀眾時巧遇萬斗六庄六九五號壯丁黃灶，彼誘余至陰暗處密談，告以臺南余先生曾來告稱：『據劉伯溫、呂純良兩神之告諭：「日本侵臺恰為二十年，日本將放棄臺灣撤回本國，汝可代替日本成為臺灣皇帝。」故已糾合眾同志從事準備中云云。』」<sup>11</sup>

引文中的呂純良，應是呂純陽之誤。這一則資料的重要性不但報導舉事的領導，利用劉伯溫的預言策動民眾抗日革命，並且透露當時臺灣民眾已崇祀劉伯溫為神，與著名的呂祖呂洞賓同列。這顯然是抗清會黨組織的產物，其遺風餘響又傳到臺灣。這次行動雖然失敗，但是假藉神託為號召仍然是後來抗日的民族革命的精神武器，並未貶損劉伯溫在臺人民間宗教信仰的地位。

大約同時，《臺灣日日新報》刊登一則題名〈鷺江紀事〉的消息，將劉伯溫《燒餅歌》定位為妖書：

禁購中國預言：支那有一種妖書，名曰《聖嘆手批中國預言》，均係淫穢之詞，傷風敗俗。內分各項名目，如《梅花詩》、《萬年歌》、《馬前歌》、《燒餅歌》、《推背圖》、《藏頭詩》等類。此書係由中華分局發。日昨警察廳特出通告，禁人購買此書。不遵則以違警罪論。<sup>12</sup>

鷺江指的是廈門，《馬前歌》是《馬前課》之誤。《臺灣日日新報》的這則報導反映中華民國官方曾禁止《燒餅歌》等預言書，而這《聖嘆手批中國預言》係由上海陸費逵的中華書局發行出版。

需要說明的是，《臺灣日日新報》是半官方報紙，刊登禁止《中國預言》的信息，其實透顯出日本政府禁止《燒餅歌》等中國預言書輸入臺灣。日據時期的文人在戰後的回憶即說：

三十年前的臺灣……圖書，如係古人的經史子集，和舊式的章回小說，除罵日本和淫書、曆書、《推背圖》、《燒餅歌》，被日人認為有害國體的尊嚴，和

<sup>11</sup> 《余清芳抗日革命案全檔》，第一輯第一冊，頁42。

<sup>12</sup> 〈鷺江紀事〉，《臺灣日日新報》，大正四年8月30日。



有礙風紀，並視為迷信者外，……均可如數收到。……初來本島的外省人，和由大陸歸來的本地人，……不識字的，不是受人託帶，就是帶點曆書，和《推背圖》類的書，作作人事，或順便作點小生意，因當時泉州洪同和的曆書是非常有名。<sup>13</sup>

雖然日本政府禁止《燒餅歌》等書進口，但並未抹去臺灣民眾對劉伯溫的尊崇。民國三十五年(1946)，臺灣光復，回歸大陸不久，即有宜蘭市民陳隆興抄錄宣統版的《明太祖軍師劉諱基伯溫拒藏珠語》。<sup>14</sup>

### 三

就在此時，國共內戰逐漸熾烈，不少民間宗教教派自大陸傳入臺灣，或自立宗派，建置壇堂，吸納信徒；又或與地方宗教混合，衍生大小不同支流。原來出於大陸的劉伯溫識言碑文，又隨著這些民間宗教教派流入臺灣，發揮重要的作用。下面介紹來自華北、東北、江蘇等地的一貫道信徒，在臺灣集會傳播的〈劉伯溫籤(識)〉(一稱〈劉伯溫先生現出救劫碑文〉)即其一例。<sup>15</sup>由於遷臺的國民黨政府以政治考慮，採取封閉保守的宗教政策，很多民間宗教信仰及其組織，都被治安單位視為邪教或秘密宗派而遭禁錮及鎮壓，信徒被逮捕並受到刑事處分。一貫道亦因為這種政策而受到鎮壓和處分，而有關信徒的活動情況就被地方警察局記錄存檔。直至臺灣政府解禁，這些官方檔案方逐漸開放、出版，如收錄於何鳳嬌編的《臺灣省警務檔案彙編：民俗宗教篇》即是一例。該書中有關一貫道的記錄，便為學者研究提供珍貴的資料。<sup>16</sup>

本篇討論的是民國五十二年(1963)高雄市警察局，取締一個散發劉伯溫識文的一貫道集會，見於《臺灣省警務檔案彙編：民俗宗教篇》收輯的高雄市警察局第三

<sup>13</sup> 普丞：〈日據時期之中文書局〉(上)，《台北文獻》3卷2期(1954年8月)，頁134。按引文中的洪同和乃洪潮和之誤。

<sup>14</sup> 王見川收藏，將刊於王見川、宋軍(主編)：《中國預言救劫書集成》(臺北：秋水堂，刊行中)。

<sup>15</sup> 關於一貫道的歷史及其流入臺灣在各地發展的情況，參宋光宇：《天道傳燈：一貫道與現代社會》(臺北：王啟明，1996年)；王見川：〈臺灣一貫道研究的回顧與展望〉，《思與言》第三十七卷第二期(1999年6月)，頁103-30；及宋光宇：〈一個移殖的教派：一貫道在宜蘭、汐止、南港一帶的發展〉，載朱德蘭(主編)：《中國海洋發展史論文集》(臺北：中央研究院中山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所)，第八輯(2002年)，頁269-94。

<sup>16</sup> 有關資料見何鳳嬌(編)：《臺灣省警務檔案彙編：民俗宗教篇》(臺北縣新店市：國史館，1996年)，第二章：〈本土宗教——一貫道的取締〉。

分局為查獲該轄區許朝昆一貫道組織案，編號民國五十二年六月一日，警三行字第二八三九號的紀錄。當時高雄市警察局第三分局的呈文是這樣總結此案的：

高雄市警察局：

一、據本局舊城派出所五二、五、卅一報稱：「1. 本(五)月卅日上午十時許臺南市警察局安全室王昭于等來所稱：臺南市發現劉伯溫籤文邪說傳單，查係左營區路東里廊後街十二號許吉所散發，為調查真相，請會同查辦等情。2. 經報告分局後，會同臺南市警察局王昭于等按址前往調查，結果在許吉之家，發現尚未散發之劉伯溫籤文七十張……，經追查來源，據許吉稱：『籤文原稿係來自許朝昆處等情』。3. 查許朝昆自宅二樓，設有佛堂一間，供拜彌勒佛、濟公佛、明明上帝，許朝昆自封為壇主，吸收男女教徒十六、七名，每晚八—十時集拜聽經，自四十九年九月迄今，邪書藏有何仙姑傳等四十一種六十本，其中許朝昆卅五本，許吉廿五本(如清單)，顯係一貫道之組織無訛。」

二、除遵照高雄市警察局(52)警行字第一五一七二號令：「約談，切結，解散」，並飭舊城派出所繼續注意其活動隨時具報外，謹將辦理情形及許朝昆切結書三份，不法資料調查表三份，約談報告書三份，劉伯溫籤文乙紙，許朝昆、許鳳、許竹雄、許吉、薛經、柯桂枝談話筆錄各乙份，許朝昆邪教書，何仙姑等廿一種，卅五本，許吉一貫道邪教書籍，皇中家書等廿種廿五本，一併報請鑒核。

第三分局分局長 王善旺

附件：劉伯溫籤

劉伯溫先生現出救劫碑文<sup>17</sup>〔全文見本文附錄〕

呈文中的《何仙姑傳》是善書，而《皇中家書》乃是《皇中家書》的訛誤，是一貫道特有的經文。高雄市警局人員判定這一案件與一貫道有關是正確的，為方便分析，下面節錄當日警察局偵查員與主要案中人(一)許朝昆；(二)許吉的談話筆錄：

(一)

姓名：許朝昆

性別：男

出生年月日：民前五年十一月十六日

<sup>17</sup> 《臺灣省警務檔案彙編：民俗宗教篇》，頁123—24。

籍貫：臺灣高市

職業：僱員

住居所：左營區廟南里廊後廟巷一〇六號

問：你信仰甚麼教？

答：佛教。

問：人家怎麼說你是一貫道呢？

答：我不是一貫道，我拜的是觀世音菩薩、濟公祖師。

問：你們怎麼拜法？用甚麼東西祭？

答：用香以及水果當祭品。每逢初一及十五日就穿白衣參拜。

問：一共有多少信徒？

答：共有七人，許竹雄、許良雄、許吉、許麗鳳、許朝昆、許永治、許雪。

.....

問：許麗鳳講你是一貫道，而你是任壇主是不是？

答：房屋是我的，故他們都稱我做壇主。

問：這些勸世書、混元布袋、彌勒救苦真經是從〔何〕而來的？

答：是在鹽埕區永光書局以每本八角買回來的。

問：願懺文，劉伯溫籤等是怎樣來的？

答：都是內惟林福生給我的。

問：許竹雄拿劉伯溫籤到左營印刷所去印刷，是否你所指示的？

答：不是我叫他去印的，但原文是從我處拿去的。

問：你們拜拜是每日幾點鐘，拜拜方式如何？

答：每天黃昏後就拜，願籤文是我念的，扣二十六扣首，信徒也跟著我扣首，後再參駕辭駕禮扣首十九下。其早、午、晚燒香禮是初一、十五日才有用的。

問：你吸收信徒方法如何？

答：都是信徒自己向外宣傳而來參加的。

問：現在請你把壇拆掉，你是否作得到？因為過去你吸收信徒是違反法的，秘密的？

答：我就遵照政府辦法辦了。<sup>18</sup>

<sup>18</sup> 同上注，頁95-97。

(二)

姓名：許吉

性別：男

出生年月日：民國五十〔原文如此〕年十月一日

籍貫：高雄市

職業：商(麵粉加工)

住居所：高雄市左營區路東里九鄰廊後街十二號

身份證字號：高市左興口字第○三四二號

問：你家庭情況如何？受過何等教育？

答：我家中有妻(不過妻在一年前出走，去向不明)，有子三人，女四人，現有八人生活，以麵粉加工維持生活，平素貧苦，曾讀國校兩年。

問：你在家中拿出來的(劉伯溫籤)是那裏來的？

答：是我女兒許麗鳳的朋友(名不詳)代我印來的。

問：你印了多少張，共花用多少錢？

答：我拿出了壹百元臺幣，送來了約壹佰多張。

問：你為何印這(劉伯溫籤)呢？你印了要做何用呢？

答：是因為我女兒許麗鳳信一種教那教裏發給人有聖真經、混元布袋真經、彌勒救苦真經，開齋敗德誠等書，教我女兒讀，後來由我女兒的男友(名均不詳)拿一張(劉伯溫籤)教我印發，說該籤是勸人行善，故我拿錢印的，是準備分散給人家閱讀行善。

問：你將(劉伯溫籤)分發出去多少張，交給那些人的？

答：我發出去大概有二、三十張，其中有拿給賣藥的人，有七、八張，其餘的記不清楚，可能是拿給經常來往的人。

.....

問：你女兒是信什麼教呢？

答：教名我不知道。

.....

問：你知道(劉伯溫籤)的內容是什麼嗎？

答：我不知道，因我看過，但不懂內情。

問：你本人是信什麼教的呢？

答：我並不信什麼教，只是平常拜拜燒香而已。<sup>19</sup>

<sup>19</sup> 同上注，頁103-5。

根據上述資料，從主要案中人許朝昆、許吉等向警察局偵查員的供詞，他們雖然自稱信仰佛教，或甚至託辭說「不信什麼教，只是平常拜拜燒香而已」以避免檢控，但是參照上述有關的描述，他們的信仰對象及拜祭形式都與一貫道的活動吻合。兩位案中人都是普通民眾，經濟情況平平，文化程度不高，但有拜神許願、助人祈福的宗教熱忱，信徒都是鄰居親友介紹或是透過傳單慕名而來的。他們在家中設壇，自稱壇主，拜的是觀音菩薩、濟公祖師，每天黃昏後就拜，壇主念願懺文，叩二十六叩首，信徒也跟著叩首，後再參駕辭駕禮叩首十九下。每逢初一及十五日就穿白衣參拜，是晚並主持燒香禮，儀式甚為簡單肅穆。此外，他們還印刷派發一些宣傳經文善書，例如《勸世書》、《混元布袋》、《彌勒救苦真經》及〈劉伯溫籤〉等等作為宣傳，但對其原義多不了解。由此看來，他們並不是教義深嚴的宗教信徒，而是屬於在臺灣民間自動結合拜神許願的善心民眾。

他們所印發傳派的〈劉伯溫籤〉（〈劉伯溫先生現出救劫碑文〉），並在不同情況下獲得的宗教善書如《勸世書》、《混元布袋》、《彌勒救苦真經》、《開齋敗德誠》等，都是一貫道徒用來宣傳道理教義的文字書冊。需要略作說明的是，這些文書在李世瑜的專著中都曾提到，例如他描述一貫道眾設於家中的佛堂的陳設，便說「牆上常懸〈推背圖〉、善惡循環圖、（寶）誌公禪師勸世念佛文，劉伯溫碑文，……等等」。<sup>20</sup> 臺灣一貫道徒傳佈的〈劉伯溫籤〉（〈劉伯溫先生現出救劫碑文〉）與前此的內容可能不一，但如下面所述，亦是來自大陸，藉劉伯溫的識語，宣傳人類劫數災難的應驗以取信於教徒。其他書冊因未公開，無以知其內容，但有些列入李世瑜所得到的一貫道經典一百三十種，可以從其介紹中略知一二。例如《勸世書》當是（九）《一貫勸世書》。此本無年代，無作者，共六頁。內容只係〈勸世書〉一篇，為七言歌體，計一百八十八句，勸世人如何行三綱領五常，並將父子、兄弟、婆媳、姑嫂、妻妾、妯娌、姊妹等項各別提出。<sup>21</sup>《混元布袋》應為（四十九）《布袋經》，或（八十五）《混元布袋真經》。據前者解題，此經無年代，為一彌勒佛占訓，共三頁。全篇十言訓文九十二句，敘述混沌之初，彌勒留下布袋一個，裏面包有世界各種災劫；蓋天運三期的各次劫數，即係此袋開放所致，但彌勒又有金笏帚十把以清此劫。<sup>22</sup>《彌勒救苦真經》與《開齋敗德誠》不在李世瑜所列之經典，前者或與（一一五）《彌勒真經》或（一一七）《應劫經》一類描述三期末劫彌勒佛下凡救災難垂訓的善書有關，而後者當如（十九）《一貫綱常從德合解》及（八十三）《婦女箴規》一類闡釋一貫道揭櫫的儒釋道三教倫理道德要義。<sup>23</sup> 從上可見，這些在臺灣流傳的一貫道經籍皆來自大陸，可見兩者關係的密切。

<sup>20</sup> 李世瑜：《現在華北秘密宗教》，頁76。

<sup>21</sup> 同上注，頁100。

<sup>22</sup> 同上注，頁115，124。

<sup>23</sup> 同上注，頁128，129，104，123。

## 四

關於案中人士所印發傳播的〈劉伯溫籤〉，又稱〈劉伯溫先生現出救劫碑文〉，對照其他版本，應是〈劉伯溫識〉之誤，在臺灣有不同印刷所的多種單行本流通，如板橋的寅燁印刷有限公司版、「內政部執照內警營業字第一五四號」版等。各種版本的〈劉伯溫識〉，雖有個別字差異，內容大致相同（詳見本文附錄）。此識由四部份構成，首為〈陝西太白山現劉伯溫碑記〉，次為〈觀音佛母下降訓〉，其後為〈龍寶塔劉伯溫碑文〉，末了是〈木柵仙公指示〉。

先論首則〈陝西太白山出現劉伯溫碑記〉。這則預言是否在陝西流出無法確定，不過在民國的動亂時期流通甚廣，到近年仍然不衰，六十年代在臺灣成為一貫道信徒的宣傳經文，而在大陸文化大革命期間流傳到香港，反映大陸人民的政治災難並藉宣傳預言批判暴政。<sup>24</sup> 臺灣一貫道徒抄傳的〈劉伯溫救劫碑文〉，除偶然有個別文字差異外，與現見的大陸刊本雷同（詳見本文附錄）。

〈陝西太白山出現劉伯溫碑記〉中主要的內容是「十愁」：

一愁天下亂紛紛	二愁東西餓死人
三愁湖廣遭大難	四愁各省起狼煙
五愁人民不安然	六愁九冬十月間
七愁有飯無人食	八愁有衣無人穿
九愁屍體無人檢	十愁難過豬子年

有的版本是「一愁天下紛紛亂」、「四愁各省起浪煙」、「十愁難過豬鼠年」。這個十愁謠帖是〈陝西太白山出現劉伯溫碑記〉作者的原創或是改編呢？在解決此問題前，我們先來看看十愁的流傳情形。從目前所得的資料來說，至晚在康熙初期山西一帶流行的《佛說彌勒石佛尊真經》已出現十愁，以及抄經免災劫的內容。<sup>25</sup> 到了乾隆中期，雲貴等地亦流行不同的十愁的謠帖。<sup>26</sup> 嘉慶二十年左右，山西巡撫衡齡奏摺提到山西臨晉、虞鄉流傳的謠帖寫著：

<sup>24</sup> 見香港《快報》1968年7月4日〈特稿〉報道。該〈特稿〉介紹此劉伯溫碑文時言：「中共建長江大橋時，曾拆武漢一座『龍華塔』。該寶塔拆後，發現塔下有一塊石上刻劉伯溫預言說：……」其內容與今本〈龍寶塔劉伯溫碑文〉相同，顯然是從此處抄載出，但冒稱係1950年初中共為建長江大橋，拆毀武漢的龍華塔時在塔下的一塊石上發現。

<sup>25</sup> 清光緒三十一年（1905）重刊《彌勒尊經》，頁7-8。此經內含〈彌勒下生經序〉、〈佛說彌勒石佛尊真經〉、〈彌勒下生經〉。與十愁有關的是〈佛說彌勒石佛尊真經〉，出現於「大清康熙九年正月二十三日」。此經現收入王見川、林萬傳（編）：《明清民間宗教經卷文獻》（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99年），第6冊，頁571-92。

<sup>26</sup> 梁景之：《清代民間宗教與鄉土社會》（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4年），頁273。

天師傳說，今年五谷豐登，人民不安。五月初五日，瘟神下界，察人間善惡。狼虎傷人無數，修帖傳於天下，修一章免一身之災，修十章免一家之罪，修百章免一鄉之苦。天師進京，路過山東歷城縣，知縣問曰：人死何也？人要每月初九、十九、二十九沐浴焚香，念佛三聲，可免一家之災。世人難免十愁，一愁畜安人不安，二愁山東歸平川，三愁湖廣水連天，四愁四川起狼煙，五愁雲南民遭難，六愁民人死一半，七愁有飯無人吃，八愁有衣無人穿，九愁有路無人走，十愁難過鼠牛年。有人闖過此兩年，便是長生不老仙。善男信人傳得去，身體得安然。世人見帖不傳者，災患臨身不得安。天師傳下四個字，用朱砂書成帶在身邊，逢凶化吉。不信者，八月中秋吐血而死。<sup>27</sup>

類似的天師十愁謠帖，在道光十五、六年間(1835-1836)湖北、河南一帶，道光十九年(1839)間，河南朱家集中，<sup>28</sup>尚可見到。義和團運動中，北京一帶流行的天師曉諭與此相近：

劉大人進京，路過江西龍虎山請問，天師曰：今年人民有災，疾病當現。……還有十愁：一愁長安不太平，二愁山東餓死人，三愁湖廣水連天，四愁四川起狼煙，五愁貴州遭大難，六愁處處不得安，七愁有飯無人吃，八愁有衣無人穿，九愁有路無人走，十愁難過丁亥子丑年。世人若過這三年，也算長生不老仙。<sup>29</sup>

對照二個不同的十愁內容，可知天師十愁在流傳過程，出現大同小異的現象，也就是說，不同地區的傳抄者或出版者，按照自己的需求，部份改變十愁內容。從內容來看，這類型的天師十愁，應是〈陝西太白山出現劉伯溫碑文〉編者或創作者的參考底本。這也就是碑文後的〈觀音佛母下降訓〉中會出現張天師的原因。

至於最後附錄的〈龍寶塔劉伯溫碑文〉，原文為〈白崇禧開避武推翻龍寶塔〉，「開避武」三字不可解，今與《劉伯溫·燒餅歌》附刊本<sup>30</sup>及前述文革時期從大陸流出至香港的版本比較勘對，顯是「開關武漢」之謔。因此標題之意為民國戊辰即十七年(1928)，白崇禧將軍開關武漢時推翻龍寶塔，在塔內發現託名劉伯溫的識言

<sup>27</sup> 轉引自梁景之：《清代民間宗教與鄉土社會》，頁276。

<sup>28</sup> 前者見路遙、程獻：《義和團運動史研究》(濟南：齊魯書社，1988年)，頁211-12；後者見公安部一局(編)：《清代邪教》(內部資料，無印行時間)，上冊，頁41。

<sup>29</sup> 陳振江、程獻：《義和團文獻輯注與研究》(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5年)，頁104。

<sup>30</sup> 《增訂本劉伯溫燒餅歌全本》(香港：大南出版社，無刊印年月，大概在上世紀七十年代印行)，頁6-7；又見《劉伯溫燒餅歌》(臺中：瑞成書局，1995年)，頁17-18，據前本翻印。

碑文。白崇禧於是年掌管武漢進行開闢為事實，但並無翻龍寶塔發現讖言碑文的記錄，疑是好事者編造作宣傳。今觀《劉伯溫·燒餅歌》附刊本原文，臺灣之抄傳文字有譌誤脫落及因標點不同致生歧義。例如「紅顏白頭昇」，原文為「紅頭落，白頭昇」；又如「總計三千日，送傳自然消」，原文作「總計三千日，愁眉自然消」。至於「批民國年越窮越好，新世界早死無論甚麼」至「天災地裂，災殃糙食有財何處耀」數句，原文書作「批民國年越窮越好世界。早死瀛，論甚麼。赤與青，算來萬般都是空青山。依舊水長迎，計甚麼。紅與白心臟不改，頑如石。天災地裂旱災殃，糧食有錢何處糴」。兩者相對始可讀通，可見傳抄者的文化程度並不高。

此則碑文充滿戰亂內鬥，生靈塗炭，流離失所，生活困苦的哀痛申訴，無疑反映民國二、三十年間大陸民眾在動亂的災難痛苦中盼望美好日子的來臨。從詞句來看，這個宣稱與白崇禧有關的〈龍寶塔劉伯溫碑文〉，最相近的史源是光緒三十三年(1906)重刊的《五公救劫經》。該經後附劉伯溫埋在溧陽縣的石碑云：「洪武甲申年丙寅月丁未日戊申時入土，日昇東，月落西，家家盡高低。紅頭亂，白頭興，丁丁何曾見。太平三口并一腳，掃盡江南百萬邨。」<sup>31</sup>對照〈龍寶塔劉伯溫碑文〉所說的「日昇東，月落西，家家戶戶見高低。紅顏落，白頭昇，殺盡江南百萬村」(見本文附錄)，二者不論用語、意思都極為類似，顯見〈龍寶塔劉伯溫碑文〉的模仿痕跡。至於〈龍寶塔劉伯溫碑文〉「塔中藏碑」的意象，則可能受到民國十七年至二十年(1931)間盛行的劉伯溫〈金陵塔藏碑〉的啟示。<sup>32</sup>資料記載，該碑文是民國十六年國民政府定都南京，拆除明建金陵塔，以闢中山大道發現的。這個〈金陵塔藏碑〉不只說「拆去金陵塔，關門自己殺，日出東，月落西」，更預示未來的慘狀，可見此碑意在詆毀新立政權的國民政府。結合以上的分析，我們可以推知〈龍寶塔劉伯溫碑文〉，是有人受到《五公救劫經》、〈金陵塔藏碑〉的影響而創造出來的，而此有心人，對國民政府極為反感。這也就是屢遭打壓的一貫道徒將讖言抄錄於此，並用於傳教的原因。

至於碑文「每月初一日，柴胡割根，並向長流水灘頭，取得粒小石子二粒米，取紅共希包浸水紅以避瘟疫」，當指民間通行之防避瘟疫方子。大陸本的〈碑文〉止於此，臺灣本附加「為要敬惜字紙，功德無量，貼在壁上流傳四方」數句，不但顯

<sup>31</sup> 光緒三十三年《五公救劫經》收在1979年臺北萬有善書經鋪處複印之《天台山五公菩薩靈經》。引文見該經頁29。此經另一版本收入《明清民間宗教經卷文獻》第10冊，頁295-311。

<sup>32</sup> 臺灣竹林書局1988年十五版之《劉伯溫燒餅歌》，頁97-98；另見《中國預言八種》(臺北：集文書局，1984年)，〈金陵塔藏碑〉，頁98。此書乃朱肖琴編《中國預言八種》(上海：廣益書局，1947年)之複印本。



示一貫道徒張貼識言藥方的習慣，又反映明清以來臺灣民間對惜字紙傳統的重視。篇末所附的木柵仙公指示，亦是大陸本的〈碑文〉所無，係臺灣信徒自增。所謂的木柵仙公指的是木柵指南宮主神呂洞賓。指南宮在1991年以前，是臺灣著名的廟宇，其仙公靈驗異常，遠近馳名。此處借仙公之名宣示八種在年中各月份，或不同情況下舉行的民間節日的儀式、習俗禁忌或治療常見疾病的藥方。這些資訊，都為農村地區知識及文化水平比較低下的民眾所重視，一貫道徒附載於劉伯溫識文之後，顯然係借其大名以推動宣傳對民間大眾的教化，並增強其聲望。<sup>33</sup>

## 五

明代中葉以來，各式各樣託名劉伯溫的著作、兵書、錦囊、識言、碑文，層出不窮，尤其是在時局動盪、兵連禍結的年代，如明末、太平天國之亂、義和團運動期間，更是劉伯溫預言、識文的盛行時期。<sup>34</sup>

到了民國時期禁令大開，坊間出現不少識言書，有的以單行本標名如《推背圖說》，內收《燒餅歌》、〈孔明碑文〉等識書，而有的標名如《中國預言》或《中國預言五〔或六、七……〕種》，搜羅當時流行的預言書出版發售。在這些預言書中，託名劉伯溫的是《燒餅歌》、《透天玄機》。<sup>35</sup>

本文討論的〈劉伯溫救劫碑文〉並不在其內，顯見此碑文可能未出世或至少未流行。不過，到了民國十七年，廣州已流行〈劉伯溫救劫碑〉。香港《華字日報》載：

在最近廣州市中，有幾種神話印刷品，最為流行，而以所謂〈劉伯溫救劫碑〉一類為尤多。文中謊言，無非借兵災厲疫、死人若干，及如何可祈禱以免禍以惑人，末則勸人代為出資，廣事宣傳，可祛哭〔苦？〕難之一片荒誕語。<sup>36</sup>

<sup>33</sup> 《臺灣省警務檔案彙編：民俗宗教篇》，頁124-26。

<sup>34</sup> 王見川：〈劉伯溫傳說與《燒餅歌》〉，頁170-80；陳學霖：〈劉伯溫《燒餅歌》續考〉，頁350-57。

<sup>35</sup> 如王見川收藏的民國元年（1911）上海藝海書店出版的《古代預言推背圖說》，內收《劉伯溫燒餅歌》、《黃蘗禪師詩》、《李淳風藏頭詩》、鐵冠道人、劉伯溫《透天玄機》、〈四川出土古碑圖說〉、〈廣東出土古碑圖說〉。民國癸酉年印的《燒餅歌》，內收《李淳風藏頭詩》、鐵冠道人、劉伯溫合著的《透天元機》及袁天罡《後枕中記》。所謂的《透天元機》，原稱《透天玄機》，因避清康熙諱，故稱《透天元機》。又袁天罡《後枕中記》，對照內容，乃《推背圖》。這些版本都將收入王見川、宋軍編的《中國預言救劫書集成》中。

<sup>36</sup> 轉引自江紹原（著）、陳泳超（整理）：《民俗與迷信》（北京：北京出版社，2003年），三「傳言」〈關於胡大人傳單的討論〉，頁114。此文寫於1928年12月10日，刊在《貢獻》5卷1期（1929年1月25日）。

將《華字日報》所述大要與〈陝西太白山出現劉伯溫救劫碑文〉對照，可以推知當時廣州流行的〈劉伯溫救劫碑〉可能就是包含〈陝西太白山出現劉伯溫碑記〉、〈觀音佛祖下降云〉的〈劉伯溫先生出現救劫碑文〉。換句話說，在民國十七年以前中國即已流行本文討論的〈劉伯溫先生出現救劫碑文〉。如果再結合前述劉伯溫讖文流傳情況來考慮，那〈劉伯溫先生出現救劫碑文〉應是民國初期至民國十七年間的產物。最近，筆者得見1990年初重新打字出版的〈劉伯溫經文〉上寫著：

民國十三年正月一日陝西太白山現出劉伯溫經文：

天有眼，地有眼，人人都有一雙眼  
天也翻，地也翻，子在逍遙樂無邊  
貧者一萬留一千，富者一萬留二三。<sup>37</sup>

經過比對，這個〈劉伯溫經文〉的文詞語氣通暢明白，極有可能是〈劉伯溫救劫碑文〉的早期版本。如果我們的推論正確，那〈劉伯溫救劫碑文〉應作於民國十三年（1924）左右或稍前。

隨著局勢的發展、時間的推移，在民國十七年至二十年間，大陸又出現新的劉伯溫讖言〈金陵塔藏碑〉，批評新建立的國民政府政權。在這樣的氣氛下，有人故意將白崇禧推翻龍寶塔的劉伯溫遺碑文附加其中，宣傳「民國年越窮越好，新世界早死」，並在民國三十七、八年（1948-1949）國共內戰激烈時，由一貫道徒與逃難人員傳到臺灣並增添新的內容〈木柵仙公指示〉，易名為〈劉伯溫讖〉刊刻流傳。

以上的討論可以總結為四點：

- 一、從〈劉伯溫救劫碑文〉到〈劉伯溫讖〉形成的過程，是層累堆疊造成的。
- 二、民國時期出現幾種新的劉伯溫讖，代表劉伯溫信仰在民眾中仍有相當的號召力，而這種信仰並非以寺廟為核心，而是奠基於對經文的崇拜。
- 三、這種新的劉伯溫讖文，雖仍預示真主（政權轉移），但其重點在教人民如何躲災避劫，保全性命。
- 四、〈劉伯溫讖〉中包含明清流行的民眾信仰傳統：十愁觀、抄經免災、傳經免災的信念以及張天師信仰。<sup>38</sup>

從這些方面來看，中國大陸和臺灣民間社會的持續性仍相當強固，而這恰恰是劉伯溫信仰研究最困難又深具魅力的地方。

<sup>37</sup> 此〈劉伯溫經文〉又稱〈太白山出現出劉伯溫經文〉，收入《三期末劫度人醒世文》。此文與《亂七八道真主收圓》及《三期末劫天道明燈》合刊（臺灣中和市：三民真言出版社，1990年第四版）。

<sup>38</sup> 關於此課題，王見川〈十愁與張天師〉（未刊稿）有進一步討論。

## 王見川附記

在三校時，筆者發現一條重要的新資料，可以證明我們關於〈劉伯溫救劫碑文〉的推測大致正確。茲引如下，以備參考：

近日埠上(檀香山〔Honolulu〕)有一種駭人聽聞之文告，一再至三，數數流傳(以予所見，字體大小不一，已有六、七次之多……)……今特將其傳單中語(該傳單並無題目，故本文祇按節，以破其邪執也)……該傳單劈頭第一語則為觀音大士托夢梁氏……而所說者則為去年十二月初一日人民遭劫，兵燹四起，盜賊猖狂，十室九空云……該傳單次節說香港有一女子為玉皇三公主，致其魂於天上，囑咐凡間婦女，莫梳某種髻，莫帶珠寶……該傳單第三節稱觀音佛母下降……要人民每逢初一、十五兩日，用種種花果，當天持請玉皇大帝、天皇爺爺、觀音佛母……方保平安……該傳單第四節假天災人禍之說，托出於張天師……該傳單所列治抽筋症一方……該傳單第五節稱本年正月初一日，陝西太白山現出劉伯溫碑記，其文四百餘言，粗惡鄙野……今其言曰：幼兒好似朱洪武……其結語逕書劉伯溫救劫碑記……總觀其傳單，共分五節，列作五事……一則曰：傳送一張，可保一身。再則曰：一人傳十，十傳百。三則曰：若見不傳者，即患口吐鮮血而亡。而又曰：若是有人行大善，急速抄寫四方傳，富者捐資刊刻板，貧者抄寫天下傳。抄寫一張免一難，抄寫十張能保全。倘若看過不轉送，一家大小受罪愆……復為之誓，始則曰：如有虛傳，五雷誅滅。再則曰：若不信者，大難難逃。此是真言，並非虛語。繼又曰：倘係謠言惑眾，天誅地滅，永不昌盛。其末又曰：倘若不信，要遭大難……歲次癸亥九月朔日草於太平洋上之獨立蒼茫處。<sup>39</sup>

癸亥是民國十二年(1923)，也就是說，此文寫於1923年。根據作者的描述，他在檀香山看到這種救劫傳單，有六、七種形式，可見當時流傳之廣。楊棣棠的批評反映〈陝西太白山現出劉伯溫碑記〉至晚在民國十二年，即已流行。照文末所記，此碑記又可稱作〈劉伯溫救劫碑記〉。從內容來看，〈陝西太白山出現劉伯溫碑記〉是〈陝西太白山現出劉伯溫碑記〉之訛，而包含劉伯溫碑記、觀音佛祖下降云、張天師預言的〈劉伯溫救劫碑文〉則脫胎於此。

<sup>39</sup> 楊棣棠：〈救劫度生平議：又名對於拜神救劫傳單之批評〉，《海潮音》1923年第12期，頁92-95。

## 附錄：劉伯溫〈救劫碑文〉三種

### 版本一：劉伯溫籤

劉伯溫先生現出救劫碑文

〔按：下錄用今傳單行本校勘，<sup>40</sup>圓括號內字表缺字，方括號內字表正確字，小號字\*注明異文，並加標點符號以資醒目〕

陝西太白山出現\*現出 劉伯溫碑記：

天有眼，地有眼，人人都有一雙眼。天也翻，地也翻，逍遙自在樂無邊。貧者一萬留一千，富者一萬留二三。貧富若不回心轉，看增\*看 死期在眼前。平地無有五穀種，謹防四野絕人煙。苦門\*若問 瘟疫\*疫 何時現，但看九冬十月間。行善之人得一見，作惡之人不得觀。世上別本增 有人行大善，即送抄寫天下傳。富者資買刻\*刊 傳送，貧者抄寫天下傳。寫一張免一難，抄十張能保全。倘若看見不傳送，一家大小受罪愆。有人看破幾件事，逍遙快樂是神仙。遭了此劫不上算，還有十愁在眼前。一愁天下亂紛紛，二愁東西餓死人。三愁湖廣遭大難，四愁各省起狼煙。五愁人民不安然，六愁九冬十月間。七愁有飯無人食，八愁有衣無人穿。九愁屍體無人檢，十愁難\*愆過 豬子年。若得過了大劫年，纔算世間不老門。就是銅打鐵羅漢，難過七月初一十三。任你金銅鐵羅漢，除非善乃能保全。謹防人人一艱月，難關過天翻龍蛇年。幼兒好似朱洪武，四川更比漢中苦。大獅吼如雷，勝過悍百虎。犀牛現出尾，平地遇猛(苦)。若門\*問 太平年，架橋迎新主。上元甲子到，人人哈哈笑。問他笑什麼？迎接新地主。上管三尺日，夜無盜賊(難)。雖是謀為主，坐在中央土。人民喊真主，銀錢是個寶。看破用不了，果然是個寶。地下裂不倒，七人一路走。引誘進了口，三點加一勾。八王二十口，人人喜笑，個個平安。但若不信要大難，行善之人可保全。(人)人可觀，個個可傳。有人印送，勿取金錢。行善者可保，作惡者難逃。散\*敬 重天地神明，父母要敬。惜字紙五谷，謹當切記，自記不看送他人。

觀音佛母下降去\*云：

是年八月有定\*定有 水災，敬降下云：傳知與各人民，必要初一、十五兩日，誠心用水仙花一盤、蓮藕一盤、佛手一雙、寶燭，在當天拜請玉

<sup>40</sup> 校勘〈劉伯溫籤〉的本子是香港大南出版社印行，刊於《劉伯溫燒餅歌》後之〈劉伯溫救劫碑文〉，頁6-7；此文又見由澳門新生出版社印行之《明朝先生護國軍師——劉伯溫燒餅歌》，刊於〈明太祖軍師劉伯溫金柜錦囊〉之後，頁17-18。二書皆缺出版年月，諒據大陸排印舊本影刊。陳學霖於1973-1976年期間在香港購得。

皇大帝、天皇爺爺、觀音佛母。與今日往海邊拜水龍王，至要依期拜，十二月正保平安。觀音佛言，又張天師本年十二月十五日到北京，今年患天災，世人得死多半，自七月十五日起、九月十五日止，神哭鬼號，勿論男女得患抽筋之症，數點鐘而亡，無一救治之方。傳知世人始見此者，務望傳送一張 \*本 免一身之災，傳送十張 \*本 免一家之災，傳送百張 \*本 免一方之災。若見不傳送，則當得患抽筋，口吐血而亡。倘係輕言天誅地滅，永不昌盛。今將治之方開列於左，倘若得抽筋之症，照此方治：「蒼朮 \*朮、陳皮、麻黃、半丁 \*夏 各一分，開水沖服則癒。」各人誠心，照此方傳厚求 \*無 每脂用生水、熟水，以意料大約陰陽水開服。為觀音大士托夢，梁氏云：去年十二月初一日，人民遭害，兵焚四起，盜賊猖狂，十空 \*室 九空。今年五月節日，割龍船用三片水 \*冰 糖對元寶蠟燭當天拜神。八月節日則用沙田抽不開三十六張百亂 \*辭 民人。冬節每分一張、碗米三個，誠心請到玉皇、觀音、關帝、華陀、宮 \*仙 祖、北帝、光藥、太歲。傳一張 \*本 可保一身，傳十張 \*本 可保一家，傳百張 \*本 可保百歲，傳千張 \*本 可保合鄉，傳萬張 \*本 可保財丁兩旺。如何 \*果 虛傳，五雷誅滅。望仰善男信女，多多判[刊]刻印傳送，大士傳與萬民，則佑福無疆。

但民國戊辰年元月十九日，白崇禧開避武 疑缺\*漢，推翻龍寶塔，內有劉伯溫遺碑文曰：「不是太平國，亦非帝主家，打倒龍寶塔，自家。旦[日]昇東，月落西，家家戶戶見高底。紅頸[顏](落)，日頭，白頭昇，殺盡江南百萬村。得逍遙，且逍遙，驕[騎]白馬，過竹橋。總計三千日，送傳自然消。批民國年越窮越好，新世界早死。無論什麼赤與青，算來萬般都是空。青山依舊[舊]水長仰，計什麼紅與白，心臟不改頑如石。天災地裂殃糙食，有財何處耀 \*糶。」另文每月初一日，梁[柴]胡割根，並向長流水灘頭，取得粒小石子、二粒米，取紅共希包，浸水紅以避瘟疫，但每月取換一回。為要敬惜字紙，功德無量，貼在壁上流傳四方。木柵仙公指示：(1) 每月初一、十五兩日橋卓[棹]，(2) 防火災雨要柳枝清水安神位卓[棹]，(3) 清明十四日不獻墓紙，過了受災殃，(4) 身上不安者，用甘竹、硃砂、麻黃、抹草開水服，(5) 月節五日，用紅員雄黃酒家內淨用，(6) 六月十八日不可出外，(7) 七月廿八日用紅員敬天皇，(8) 八月廿五日各種小心著要。又一，東方天災地變，二、南西災難，三、北方火星八億，另用治天花痘良方，用「橄欖甘竹，綠竹心(青心不可)焗水服之」則好。<sup>41</sup>

<sup>41</sup> 《臺灣省警務檔案彙編：民俗宗教篇》，頁124-26。

## 版本二：劉伯溫先生現出救劫碑文

陝西太白山現出劉伯溫碑文記：天有眼，地有眼，人人都有一雙眼。天也翻，地也翻，逍遙在樂無邊。貧者一萬留一千，富者一萬留二三。貧富若不回心轉，看看死期在眼前。平地無有五谷種，謹防四野絕人煙。若問瘟疫何時現，但看九冬十月期。行善之人得一見，作惡之人不得觀。有人行大善，即速抄寫四方傳。富者捐資刊刻版，貧者抄寫天下傳。寫一張免一難，抄寫十張能保全。倘若有看見要傳送，合家大小保平安。若有不信者，但看乙酉年二月初四，滿天五色火雲。有人看破幾件事，逍遙快樂是神仙。遭了此劫不上算，還有十愁在眼前。一愁天下紛紛亂，二愁東西餓死人。三愁湖廣遭大難，四愁各省起浪煙。五愁人民不安然，六愁九冬十月間。七愁有飯無人吃，八愁有衣無人穿。九愁屍骨無人撿，十愁難過豬鼠年。若得過了大劫年，纔算世間不老仙。就是銅打鐵羅漢，難過七月十三日。任汝金剛鐵羅漢，除非善事能保全。謹防人人一艱，難過天翻龍蛇年。幼兒似朱洪武，四川更比漢中苦。大獅吼如雷，勝過旱白虎。犀牛現出尾，平地過猛虎。若問太平年，架橋迎新王。上元甲子到，人人哈哈笑。問他笑甚麼，迎新王。地上管二尺，日夜無賊盜。誰是誰為主，坐在中央土。人民喊真主，銀錢是個寶。看破用不了，果然是個寶。地下裂不到，七人一路走。引誘進了口，三點加一勾。八王廿口，人人喜笑個平安。但若不信要大難，行善之人可保。人人可觀，個個可傳。有人印送，勿取金錢。行善者可保，作惡者難逃。敬重天地神明父母，再要敬惜字紙五谷，謹堂切記，自己不看送他人。觀音佛母下降云：是年八月定有水災，故降下云：傳知人各人民，必要初一、十五兩日，誠心用仙花一盤、生果一盤、蓮藕一盤、佛手一隻、寶燭，在當中拜請玉皇大帝、天皇爺爺、觀音佛母，與今日往海邊拜水龍王。至要依期拜，十二月正保平安。觀音佛言：又張天師本年十二月十五日到北京，說今年患天災，世人得死多半，自七月十五日起、九月十五日止，神哭鬼號，勿論老幼男女得患抽筋之症，經數點鐘即亡。救治之方傳知他人，始見此者，務望傳送一張免一身之災，傳送十張免一家之災，傳送百張免一方之災。若見不傳者，當則得患口吐鮮血而亡。倘係經言天誅地滅，水不昌盛。茲今將治之方開列於左，倘若得抽筋之症，照此方治（蒼朮、陳皮、麻黃、半下各一錢），開水沖服則愈。各人誠心博氏，照此傳送。厚求無指用生水、熟水以意料，大約用陰陽水開服。為觀音大士托夢梁氏云：去年十二月初日，人民遭害，兵焚四起，盜猖，十空九空。今年五月節日切划龍船，用三片冰糖對元寶蠟燭當天拜神。八月節日則用沙田抽不開三十六張百辭人民。各冬節每分一張、碗米三個，誠心請到玉皇大帝、觀音、關帝、華陀、宮祖、北帝、光藥、大歲。傳送一張可保一身，傳送十張可保一家，傳送百張可保各歲，

傳送千張可保合鄉，傳送萬張財丁兩旺。如何虛傳，五雷誅滅。仰望善男信女，可代多判刻印送，俾代大士傳與萬民，則佑福無疆。且民國戊辰年元月十九日，白崇禧開避武，推翻龍寶塔，內有劉伯溫遺碑文曰：不是太平國，亦非帝王家，打到龍寶塔，自家殺自家。日昇東，月落西，家家戶戶見高低。頭落，白頭昇，殺盡江南百萬村。得逍遙，且逍遙，騎白馬，過竹橋。總共三千日，愁眉自然消。批民國年越窮越好，新世界早死早瀛。論甚麼與青，算來萬般都是空。青山依舊水長迎，甚麼經典白，心賊不改頑如石，天災地旱災殃，糧食有錢何處糴。另文每月初一，柴胡刈根，並向長流水灘頭，取一粒小石子、二粒米，取紅布共包，浸落水缸，以避瘟疫，但每月取換一回為要。觀音顯聖救世民，避難男女老少同意，念南無大慈大悲救苦救難靈感觀世音菩薩。

玉皇有令，觀音避難(無字經)<sup>42</sup>

### 版本三：民國十三年正月一日陝西大白山現出劉伯溫經文

天有眼，地有眼，人人都有一雙眼。天也翻，地也翻，子在逍遙樂無邊。貧者一萬留一千，富者一萬留二三。貧富若不回心者，看看死期在眼前。平地無有五穀種，謹防四方絕人煙。若問瘟疫何時現，但看九冬十月間。有行善者得一見，作惡不得看。有人行善心者急速抄，即速抄寫四方傳。富者捐資，貧民者即速抄送天下傳。抄送一張免一難，抄送十張得保全。若有看見不傳送，一家大小受罪愆。有人看破幾件事，逍遙快樂是神仙。遭了此劫不上算，還有十愁在眼前。一愁天下紛紛亂，二愁東西餓死人。三愁湖廣遭大難，四愁各省起浪煙。五愁人民不安然，六愁九冬十月間。七愁有飯無人食，八愁有衣無人穿。九愁屍體無人撿，十愁難過豬鼠年。若有過得末劫年，算起世間不老仙。就是銅打鐵羅漢，難過十月二十三。任你金銅鐵羅漢，有作善事能安全。謹防人民大艱難，就是天翻龍蛇年。幼兒好似朱洪武，四川更比漢中苦。亂如雷鳴聲響威，就係白虎現出尾。就來平地遍猛虎，若有大平架橋樑。真主上年甲子歲，人人哈哈笑甚麼。新主地上管兩尺，日夜就是無盜賊。世人歡迎與新主，坐在中央地下上。人人歡迎喊真主，就係金銀是個寶。看破幾件用不了，果然就係是個寶。地下此有地下裂，不倒七人一路走。就是引誘進了口，就有三點加一勾。就係八王二十

<sup>42</sup> 此本後標〈非賣品〉，聯庄眾信士贈送，無刊刻年代，王見川收藏，與宣統元年版上海石印書局新鐫的《劉先生金柜錦囊》合訂一冊。從文中出現乙酉年(1945)來看，應是刊刻於此時前後。劃線表不同之處。

口，人人個笑個個安。若不信者遭大難，行善之人可保全。作惡之家也難逃，大白山前向真主。現有惡者有大難，有行善者得週全。人人看見個個傳，有印送者勿取錢。若有取來敬神明，父母當然惜字紙。五谷當記切此記，不看傳送他人看。觀音降下永傳流，是年八月有水災。九月必定有火災，降送傳知各人民。心要初一並十五，兩日誠心茶三杯。清辨菓品糖六碟，又辨寶燭一炷香。當天謹祈來叩請，叩請眾位大神仙。玉皇大帝、天皇老祖、觀音佛祖、祖師公、觀世音菩薩、玄天上帝、關帝君、呂祖師、司命帝君、天師、北帝、華陀仙翁、三官大帝、南斗星君、北斗星君、列宿星君、華光仙翁、五雷部、二十四天君、河伯水官、四海龍王、菩薩冥府、土地菩薩、藥王真人、琉璃金剛、眾位神仙、佛恩准賜大藥方，救濟世間善良民。天師二月十五日，張道靈祖師親到北京城內，說今年人民受倒患天災。世間人死大多數，七月十五日時起，明年九月十五止，期到袖嚙是鬼哭。不論男女並老少，此有抽筋之急症，終數點鐘之即亡。經言天誅就地滅，作惡永世不昌盛，茲一救治之藥方，傳知世人免一災，係言總假喊人民，照此藥方治得癒。開明如下小蒼求，麻黃陳皮並半夏，各一錢多用則愈，用陰陽水開沖服。觀音託夢梁氏云，說十二月初一日，人民遭劫受天災，西起兵災以盜賊，猛狂九空至十空，抄寫傳送又看轉，抄寫傳送他人看，送一可保一身安，送十可保一家安，送百能得親戚安，送千得保眾合鄉，送萬財丁興兩旺，有虛傳送五雷打，即望善男信女們，多多可來刊傳送，代聖佛傳，與萬賜功德，佑福無疆矣。戊辰正月十九日，白崇禧開龍寶塔。內有劉伯溫碑文，即是自家殺自家。日昇東來月落西，家家戶戶一見低。又紅頭落白頭昇，殺盡江南百萬村。民國越窮就越好，新世界早死早亡。算來萬般都是空，青山依舊水傳流。心賊不改煩如石，糧食有錢何處糴。能得逍遙且逍遙，得騎白馬過竹橋。就有說共三千日，自有愁眉自然消。另文每月初一日，採取柴胡并割根。用尚長流水灘頭，取得一粒小石子。用米二粒取紅布，共包浸落水缸內，能避瘟疫得週全。每月要取換一回，善信抄寫有一張，貼在壁上傳四方。功德無量一家康，子子孫孫福祿全。<sup>43</sup>

<sup>43</sup> 此文收在《三期末劫度人醒世文》中。



# A Study of the Prophecies Attributed to Liu Bowen in Circulation in Taiwan

(A Summary)

Chan Hok-lam and Wang Chien-chuan

This is a joint study of the prophecies attributed to Liu Bowen in circulation in Taiwan during the nineteenth and twentieth centuries. Liu Bowen was the courtesy name of Liu Ji, an eminent adviser to the Ming dynasty founder Zhu Yuanzhang (Ming Taizu, r. 1368–1398). Since the late seventeenth century during the Ming-Qing transition, however, under the name of Liu Bowen, Liu Ji has been systematically mythologized as a legendary figure, becoming known as a clairvoyant prognosticator and an ingenious builder of imperial cities in modern times. In addition to a profusion of prophecies attributed to him during periods of social and political crises, he is best known as the author of a prophecy book known as *Shaobing ge* (Baked Cake Ballad), prophesying the events of China during the last six hundred years with incredible accuracy and proposing means of salvation. While his name and his works have been well known in mainland China, the *Shaobing ge* and other prophecies attributed to him were also in vogue in Taiwan under Japanese colonial rule and have remained in circulation in the island since its return to Chinese suzerainty after the Second World War.

This paper is divided into four parts, with contributions shared by both authors.

The first part gives a summary of the state of research on Liu Ji's *Shaobing ge*, tracing the inception of its prophecies in the late Ming and early Qing to the work of fiction writers and the propagandists of the anti-Manchu sectarian organizations and secret societies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Additional prophecies attributed to Liu Ji proliferated thereafter onto the 1930s. The earliest edition of *Shaobing ge* which the authors have seen or in their possession was printed in the late Guangxu period (1875–1908) but it was probably based on much earlier cruder manuscripts. The book has been well received in Taiwan since that time.

The second part examines Taiwanese publications under Japanese colonial rule attesting to the popularity of Liu Bowen's alleged prophecies. The first source was discussions on the origin of the *Shaobing ge* and its purposes by Taiwanese scholars published in the Sino-Japanese Taiwan daily newspaper *Taiwan Riri Xinbao*, dated November 20 and December 3, 1898, the thirty-first year of Meiji. There one commentator suggested that the author of *Shaobing ge* may have been an adviser to the leaders of the Taiping Heavenly Kingdom in the mid nineteenth century, and pointed out that several individual prophecies later collected in the *Shaobing ge* were already well known in Taiwan at that time. Another Taiwanese publication gives information that Liu Bowen had been adulated by the local people as a deity of salvation and the *Shaobing ge* had been cited by ringleaders of the anti-Japanese Taiwanese uprising in Tainan in 1915 to presage victory.

The third part of the paper examines the worship and distribution of Liu Bowen's alleged prophecies known as *Liu Bowen chen* or *Liu Bowen xiansheng xianchu jiujiebei wen*

by a group of followers of the banned sectarian organization known as Yiguan Sect in the city of Gaoxiong in southern Taiwan in the 1960s. It reproduces the recently declassified police records of the Guomindang Government on these episodes with an analysis of the contents of the prophecies and the motives of the worshippers. It shows that the worshippers harbored no political agenda but aspired to blessings from Liu Bowen for a healthy and happy life.

The final part of the paper gives a textual analysis of the *Liu Bowen chen* or *Liu Bowen jiujiebei wen* propagated by sectarian organizations in Taiwan with similar non-violent social goals. The bulk of the text is made up of a prophecy attributed to Liu Bowen allegedly circulating in Shanxi and another originating in Wuhan in the 1920s amid social and political chaos in mainland China. Appended to the latter is a text prescribing various folk medicine for healing different types of sickness. The work still enjoys popularity today, attesting to the continued reverence of Liu Bowen as a deity of salvation in Taiwanese folk beliefs.